

做个河流代言人

记长江之滨的护水『大使』陈进

◆本报记者余桃晶

初见陈进,是在他四面是书的办公室里。面前的他随和平实、文质彬彬、干净利落,拥有学者、师者的沉静与睿智。

“我觉得自己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陈进低调地说。从水利工程结构专家到水资源专家,从长江到三江源,30多年来,陈进的足迹遍布长江流域,为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鼓与呼。无论坦途还是坎坷,陈进以一个学者对国家的热爱、一个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执着、一个书生的满腔热忱谱写了水资源痴心保护的故事。

因为理想而执着

生于上海而长于武汉,陈进从小就和长江结下不解之缘。饮长江水,吃武昌鱼,陈进对湖北的水,尤其是长江和东湖充满了浓厚的感情。

1996年,陈进考入清华大学水工结构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潘家铮院士在清华招收的首位博士生。

学习的四年里,陈进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阅读了很多国内外水利方面的著作。越深入学习,陈进越发现,国外研究水利工程更关注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国内研究环境的人不了解水利工程,搞水利工程的又往往忽略对生态与环境的研究,渐渐地,两个学科就被孤立起来。

这一时期,媒体上对国内的大坝、水电站等水利工程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陈进开始思考,做水利工程的是不是也要多了解生态环境?拿到博士学位时,陈进坦率地告诉恩师,自己可能要去研究不同的方向了,即水利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陈进告诉记者,潘家铮院士在研究中也曾说过水利工程专业里不仅要研究水利工程有利的一面,也要研究有害的一面,应该成立一门水害学。

2000年7月,陈进博士答辩一结束,立即买来大量水资源方面的书,跨界进入水资源研究领域,向流域水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展开全新的研究与探索。

年逾40岁,早已是我国水工结构领域著名专家的陈进,选择重新开始,能否做出成绩?

深入了解水资源和水环境专业国际最前沿的理念和思想后,他先后赴瑞典、加拿大、美国考察学习,更加确信了中国水利工程的未来发展需要摸清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陈进的眼里,健康的长江是一个众多优质因子相统一的综合体系,它不仅与水利工程有关,还跟气候变化、植树造林、农业开发、工矿和城市建设等有关。因此,长江的科学研究必须确立一条主线,将多个学科的研究统一起来系统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好长江演变的规律,研究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他从水资源与长江的生态环境研究做起,随



人物简介

陈进,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水利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曾参加湖北省灌江纳苗、江湖连通、金沙江生态流量和三峡水库生态调度等项目,积极投身水及环境保护科普工作,先后获大禹水利科技一等奖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等。2015年,陈进获第三届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后介入到河流健康评价理论及在长江应用的探讨,再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与实践……陈进带领着他的科研团队在水资源、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领域辛勤耕耘,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成果。

2013年初,由陈进撰写的我国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论证分析长江自然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影响关系的论著——《长江演变与水资源利用》正式面世,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同时为这本书作序。这是我国水利工程、生态以及水资源方面顶级科学家对陈进在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客观影响方面研究成果的共同认可与赞誉。

书生不忘忧国

陈进曾作为15名环保专家之一,与陈宜瑜、曹

文宣等6位院士一起就“鄱阳湖保护问题”上书国务院,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为鄱阳湖水利工程科学论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5月,他作了题为“未来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的思考”的发言,引起了原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的高度重视。从那以后,陈进多次对媒体谈论湿地生态保护,俨然一个湿地保护专家,引来业内很多人的“侧目”。

作为一个水利工程专家,陈进不好好从事水利工程研究,而把研究重点放在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水资源的节约管理利用上,这在一些同事和同行眼里有些“不务正业”,引来不少非议。

谈起别人的非议,陈进笑着说:“我知道这些议论,刚开始听到还是觉得很委屈,很有压力的。但我是一个学者,应该研究国家的重大需求,根据国家的重大需求来调整研究方向,这是一个学者的职责本分。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我们水利工作者来讲,就是要研究人与自然的一些问题,解决好开发与保护的和谐问题。”

陈进常常想,为什么都江堰、灵渠这些古代水利工程对自然的干扰那么少?“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现在的水资源开发对将来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采取更好的方法来减少这种影响。”

谈节水,陈进认为国外的水资源配置从需求管理入手,国内大多以上项目上工程为目标,考虑节约不够;谈调水,陈进强调“调水工程要慎之又慎,学者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盲目服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服从国家利益”……

宣称要做“河流代言人”的陈进,在水资源领域的研究逐渐被许多专家认可,成为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他主张环境教育从娃娃抓起,正确树立他们对生态与环境的认识,为此陈进著书写作,主编出版科普图书《水、环境与人类》成为十分受欢迎的环保科普图书,还被诸多党校作为生态文明教学参考书。

作为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他先后向湖北省政府提交“湖北生态功能区划分与保护”、“汉江水资源保护及生态补偿建议”和“湖北省湖泊保护中

几个问题”等咨询报告;作为武汉市科协常委和武汉市政协委员,连续3年提交武汉市湖泊保护三线一道管理提案,其中一项列入2015年武汉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建立武汉市更科学的湖泊绿线管理的建议”获湖北省科协“2013年国家级科技思想库(湖北)优秀科技工作者建议”一等奖。

除了著书和发表文章,陈进还开通博客微博,发表自己对于现代水利发展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目前,陈进的腾讯微博已经有9万多粉丝,以环保为主的新浪博客已经有6万多点击量,成为国内著名的宣传生态环保知识的个人博客。

奋斗是人生享受

陈进喜欢历史、文学,还曾做过作家梦,有深厚的人文功底。尽管后来从事了科学研究,但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依然给了陈进许多力量。

他说,科学技术与人文是相通的,它启发产生科学创新的源泉和思路。一些著名科学家往往在世界观上有了深刻认识,才在自身的领域站得更高。“我非常赞同在大学里提倡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科研的路会越来越窄,创新思维不足,遇到困难了也不能从容克服。”

他坚持每天5点20分起床,快步走半小时,游泳1000米。由于白天工作繁忙,他就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学习和写作,兼任4个期刊的编委,还是长江科学院院报的主编。在过去的10年里,陈进共撰写文章100多篇,出版专著6本,成为水利系统少见的论文与著作高产的学者。

“我30年没打过牌,没摸过麻将,很少进行娱乐活动。”陈进说。在常人看来,他的生活类似苦行僧,但陈进却觉得其乐无穷,他说,我是一个按时刻表生活的人,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也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奋斗在我眼里是生物钟式的习惯,是最愉快的享受。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境界,第一种是将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毕生的志向,第二种是仅将科学研究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只有持第一种境界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陈进寄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不要急于想找个“安稳饭”,鼓励他们白手起家,从艰辛的生活历程中领悟人生道理,只有体验生活的艰辛,内心才能强大起来。

学者不能没有梦想。谈到将来,陈进认为未来真正稀缺的资源是一类和二类水,它比黄金、稀有矿石的价值还高。“2049年,中国应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上所有的湖泊水库应该能恢复到三类水标准,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特约撰稿舒沁

为牧民工作的学者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海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钻研。他是牧民的儿子,特别重视自己的研究对牧民的帮助,也特别能理解牧民的需求和感受,甚至我觉得,他骨子里仍然是个牧民。

2007年,海山参加了北京天下溪组织的草原游学,和社会学专业、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老师、科研人员,以及一些关心草原保护的民间人士一起到草原考察。这些老师后来大多为保护游牧文化、证明游牧文化的现代价值而努力工作,甚至被人称为“游牧派”。被人归了派系是个喜忧参半的事,有时候,海山发表一些观点,别人就会说:“又是那些游牧派说的。”但是海山却对这个称呼有点沾沾自喜,很高兴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

海山特别强调牧民要合作,认为合作既是游牧文化的传统精神,又是牧民的现实利益。现在随着商业资本在牧民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牧民的很多观念在流失,变得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眼前得失,这让传统的合作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台湾的主妇联盟消费者合作社倡导社员互助合作、实现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户特别有好处。于是在2014年年底,我和海山等人成功组织14位牧民去台湾考察传统农业、对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在今天社会里的出路。

这次行程,海山坚持全程翻译,非常辛苦,每天说得口干舌燥。一开始还担心他太累,想从牧民中找个替补。但是,牧民浩斯哈拉图拉住我说:“别担心。那些人说的,就是海山老师想告诉大家的话。他听了那些人的话心里痒得不行,不让他翻译就是不让他挠痒痒。”

海山的翻译经常让演讲的人惊讶,明明演讲人只说了一小段话,可是他却翻译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在“讲解”。海山把在台湾看到的现象和内蒙古的实

际问题作对比,所以可以听到他不断地用蒙古语说:这个情况在我们家乡就是……

经过多日的训练,牧民们也建立了这种思维方式。浩斯哈拉图说:“农和牧不同,潮湿和干旱不同,土地小和土地面积不同,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

这个相同点就是有机农业,虽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产量比工业化的产品低,因为规模小而销售成本高,卖相不好,甚至味道上也不如消费者已经开始习惯的有工业添加剂的产品,但是,有机农产品对消费者健康、对生产环境友好。海山希望帮助牧民通过合作提高实力,提高在市场的运作能力和发言权,通过新的经营思路,为有机畜牧产品打开销路。

有个故事说,一个杯子里装了半杯水,一个人看了说:“哎呀!太好了,这有半杯水。”另一个人说:“哎呀!怎么只有半杯?”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人看到的不同世界。

在台湾花莲访问当地原住民部落时,总是能让人领会到海山身上的正能量。

当地阿美族人为了复兴民族文化建立了一些工艺品作坊,这些工艺品与蒙古族民间仍然在做的皮具、木雕、刺绣、服装相比相差很远,但是海山却还是非常卖力地给大家翻译介绍,这有什么可讲的?

空闲时,我问海山:“这个民族的文化快进博物馆了,只剩下几个坚守的人还在进行艺术创造,这些也只能算行为艺术了,来这里参观,对牧民有什么借鉴意义?”海山告诉我们,这才震撼呢。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在坚持,我们条件比他们好多了,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故乡的草原心中的歌

——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

能感觉到故乡的人

海山生长在锡林郭勒草原,父亲是传奇的蒙古骑兵二师的干部,母亲是牧民。在牧区长大的他最终成长为一位为保护草原生态、文化、为牧民发展奔走呼号的学者。但是他仍然和牧民一样喜欢唱歌和骏马。

有人说,蒙古人的歌曲里有丰富的生态理念,通过这些歌曲就能知道蒙古族是生态的民族。初听这句话,会觉得有点牵强,仅凭唱歌怎么能断定一个民族是生态民族呢?

后来听得多了,发现蒙古歌曲的题材以歌唱故乡和母亲为主,歌唱父亲和爱情的处于选材的辅助地位。曾经问过几位其他民族的老师,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或彝族,他们民族的民歌里是不是有很多歌唱家乡的山、水、牧场、草原或者森林、农田的?有的回答没有,有的回答有是有,但都不像蒙古族的那么多。

蒙古族的歌曲里,保护生态的理念处处体现,每座山、每条河、每片草原都有歌曲歌唱,而笼统的热爱家乡的颂歌也有很多。这些歌在海山那男高音嗓音的演绎下更加优美感人,和许多热爱家乡的蒙古人一样,海山发自内心地想要歌唱他的家乡。

2015年夏天,我和海山等人在呼伦贝尔草原考察,当地著名歌唱家布仁巴雅尔请大家吃饭。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宴会的后半部分即为唱歌,席间年轻人先站起来唱歌,然后,年长者也唱。海山唱了一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布仁巴雅尔随即拍着他的肩膀问他做什么工作,并表示:“哎呀,白瞎了。这嗓子要是唱歌,就

没我了。”布仁巴雅尔的风趣让大家开心大笑,他在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一位歌者对学者的尊重。

作为牧民的儿子,海山对游牧文化的感知不是来自书本理论,而是真实的生活和世代相传的骨血。

小的时候,海山曾有好多次错过自己家的蒙古包,因为晚上看不见而走了过去。最丢人的一次,他在离蒙古包200米的地方睡着了,早上醒来一看,哎呀,蒙古包不就在眼前嘛。

作为一名研究游牧文化的学者,和一些外来学者相比,海山更容易听懂牧民想表达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很多外地来的专家来说简直闻所未闻。

由于做牧民采访时,海山经常帮着牧民给同来调研的学者做解释。这个习惯让一些人对他有意见,不知道调研的是牧民还是海山的思想?但是如果对方知道海山在童年时也靠闻草在黑夜里寻找自己的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牧民的话他一听就懂,一说就信。有些外来的学者在牧民为他们打开一扇门时,可能还不知道那是一扇门,而海山已经知道门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不改的牧民本色

海山和那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学者不一样,他只要有点时间就跑到牧区和牧民泡在一起。他不仅自己泡在牧区,而且把学生都带出来,在牧区做各种调研,有些是他需要的,更多的是为了培养学生。

2014年夏天,我们在草原上相遇,发现海山带的调研团队里有七八个女



人物简介

海山,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对内地关系理论、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牧区以及城镇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曾应邀在蒙古国议会发表演讲。多次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项目合作与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和演讲,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中国游牧派代表人物”之一。

的时候,几个年轻人都犹犹豫豫,海山说:“我去睡帐篷,我可是真正的蒙古包里长大的。”结果年轻人还在讨论时,海山的呼噜声已经隔着帐篷传了出来。

调研路上,海山听说莫达木吉苏木举行那达慕,不顾辛劳,3点多就起床去看第一场赛马。然后又听说布里亚特人的马群这两天转场,就多留了一天,坐上车,在烂泥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去看马群转场。整个考察队里,两个活动都参加的就只有呼伦贝尔的老努图克沁——80岁的吉格米德老人,年轻人都无法做到一大早起床去看赛马。

说起赛马,海山总会十分兴奋,不停地聊着,哪个那达慕哪匹马赢了,哪个摔跤手得过比赛冠军,哪个摔跤手特别令人崇敬……忽然我发现,海山骨子里依旧还是个牧民,这不都是牧民聊天的话题吗?海山哈哈大笑:“我可不是牧民吗?我当然是牧民啦!”